

● 两人世界丛书

远嫁中国与远离中国

——关于东西方女人的故事

毛珍妮（美）等著



主编：谢丽华

中国社会出版社

两人世界丛书

远嫁中国与远离中国

——关于东西方女人的故事

毛珍妮（美）等著

中国 社 会 出 版 社



2 019 8423 7

京新登字022号

两 人 世 界 丛 书
远嫁中国与远离中国
——关于东西方女人的故事
毛珍妮（美）等著

•

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北河沿147号 邮政编码100006
北京顺义曙光印刷厂印刷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5.75 字数：120千字
1991年9月第一版 1991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8,300册 定价：3.20元
ISBN 7—80088—072—9/G·25

内 容 简 介

本书讲述的是横跨大洋彼岸的婚恋故事。毛珍妮，这位金发碧眼的美国女记者，当她告别了生长30多年的家乡嫁到与其父辈文化背景迥异的古老中国，成为老红军干部的儿媳妇时，文化差异、观念冲突、习俗相异闹出了许多误会和故事，妙趣横生又耐人寻味。新婚不久的张慈随着大她几十岁的美国丈夫来到大洋彼岸时，一下子成了13个孩子的小妈。她通过和女儿及周围女性的交流，找到了了解美国妇女的渠道。另外还有只身东渡寻梦的小陈和到澳大利亚学习打工的张黎明，通过自己的眼和笔，为读者描绘了一个多姿的世界和升华了的人生。

9.1.10.8/15

编 者 的 话

婴儿一落地，世上所有母亲的第一句问话是那么惊人的相似：男孩还是女孩？本来“造物主”把人分成男女完全是自然的选择，并非是优劣的选择，可人类自己却并不明白。

西方哲学家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曾经断言：“不论从任何方面来看，女人永远是劣于男人的‘第二性’”，“女人缺少任何高等的能力”。一百多年后，波澜起伏的世界性妇女解放运动的潮流，势不可挡地摧毁了关于女人“第二性”的大堤，面对历史与现实，哲学家们又宣布：“如果没有人类历史的女性化，世界就不能得救”，“一个自由的社会将是一个女性的社会”。

我们不是哲学家，作为以推动妇女解放过程为己任的《中国妇女报》的编辑，六、七年纸上的默默耕耘，我们播下的种子已有收获。女人们说：我们并不想成为男人，我们是女人并以自己是女人而自豪。我们只想矫正过去那种打着男人印记的人类文化和人性观念，使女人与男人一样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男人们说：女人的解放对男人同样也是一种解脱，我们再也不必总是撑着强者的架子，去扮演一个受到局限的男性角色。男人和女人共同说：我们希望未来的社会能创造一种自然和谐的文化氛围，在这个氛围中，不管男人和

女人都能自由地发展和完善各自的人格。

本着这个宗旨和原则，我们从近年来发表过的作品中精心筛选和编辑了这套《两人世界丛书》。从这些文字里你也许读不到哲学家的深奥，可你会读懂和破译人生的许多秘诀和真谛。

主编 谢丽华

目 录

远嫁中国

—— 一个美国女人的故事.....毛珍妮	(1)
中国的诱惑.....	(1)
我要嫁给一个中国人.....	(3)
万宝路牵姻缘.....	(5)
“家”的错觉.....	(8)
“你像个中国人” ——?	(11)
桔子事件.....	(13)
他为中国赢了一分.....	(16)
请你不要吼.....	(18)
高贵的小黑肉虫.....	(21)
《魂断蓝桥》与《红高粱》.....	(23)
哪种行为破坏性更大.....	(26)
欠父亲的债务.....	(28)
“老太婆”	(31)
改姓	(33)
留住冬天.....	(36)
在中国, 我当不成证人.....	(38)
买东西.....	(41)

堕胎.....	(44)
忍耐.....	(47)
贡献给中国的两个建议.....	(49)
皇帝的西服.....	(51)
两年后再相逢.....	(55)
中国小妈和她的美国女儿.....张 慈	(58)
我的大女儿“粑粑”.....	(58)
我的四女儿弗莱妮——一个不冷不热的女头目.....	(61)
杜瓦特太太和马老太太.....	(64)
“good good”与洋学生.....	(68)
东瀛寻梦.....小 陈	(72)
奔月.....	(72)
谋生.....	(74)
上任.....	(77)
挣钱.....	(79)
“求”学.....	(82)
上课.....	(85)
鸡笼小屋.....	(87)
危机.....	(89)
致一个年轻的亡灵.....	(92)
澳大利亚见闻录.....张黎明	(101)
生命第一课.....	(101)
我从来没有爸爸.....	(103)

不，这是我的身体.....	(105)
一位女权主义者.....	(106)
她依然是个可爱的天使.....	(108)
不需付钱的朋友.....	(110)
一个乡村女孩.....	(112)
玛丽和她的奶牛场.....	(114)
John的一家.....	(115)
旅美札记.....秋 明	(118)
祖国，等着我回来.....	(118)
“你是大陆妹？”.....	(120)
管家生涯.....	(124)
这钱怎么用.....	(127)
车是我的马.....	(130)
和警察打“官司”.....	(133)
我的第一份工作.....	(136)
在旅馆打工.....	(139)
当汽车修理工.....	(142)
我的“报人”生涯.....	(144)
我在电视台.....	(147)
孙先生一家.....	(150)
她们来自台湾.....	(153)
难道仅仅是为了“绿卡”.....	(156)
为什么要嫁给美国人.....	(159)
迪斯尼乐园有感.....	(161)
美国人的“上帝”.....	(164)

资本主义大锅饭.....	(167)
日常中的种族歧视.....	(170)
赌博在美国.....	(172)

远嫁中国

——一个美国女人的故事

毛 珍 妮

中国的诱惑

1947年，我父亲对一位年轻妇女说：“嫁给我吧，我会带你去中国。”这位妇女后来成了我的母亲。

我父亲当时是位年轻、英俊的美国海军军官，他参加了近5年的太平洋战争，随后又活动在中国沿海一带，主要任务是为国民党军队提供后勤援助。

当他回到纽约探亲时，朋友们介绍他认识了我的母亲。他对她一见钟情，虽然美国社会人与人的文化差异很大，但我父母的家庭背景竟是如此相似。他们都是纽约人，同是爱尔兰——德国混血的天主教徒。在那个时代，大多数天主教徒认为与其他教派的教徒联姻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他们简直是天生的一对，特别是我母亲当时是惊人的美丽。

像我父亲一样，我母亲也很好动，渴望见识外面的世界。她倾听着我父亲讲关于中国的故事，特别是关于上海的故事。“世上没有一个地方像它一样。”他对她说。

有的故事很有趣。一次，他讲了一个关于上海黄包车的故事。他的一位同事为了抄近路赶过其他军官，付给车夫5美元，结果却被摔在泥塘里，笔挺的亚麻制服上沾满了

泥巴。

另外一些故事却并不有趣，它们反映出的是一个濒临崩溃的社会。

尽管如此，我父亲仍对同他做生意的中国人怀有敬意。

“他们是我所见到的最诚实的人。”当他在沿海一带为美军采购时，从来用不着签定契约。

“起初，我很不放心，”他说。“你告诉中国人你想要的货，他们说好吧，但从来没有书面东西，虽只是口头承诺，却肯定如期交货。”

我母亲被迷住了。这些事就像天方夜谭，与她自己的生活全然迥异。

她那时是个石油化学家。她进的是一所男子大学。因为战时健康、适龄的男子都在前线，所以男校也招收少数女生。当战争临近结束时，她受雇于一家炼油厂。厂方告诉她，她将是厂里计划雇用的最后一名妇女，因为男人们不久就要从部队里回来，工作要留给他们。男人需要工作，因为他们要养家，而妇女却不需要工作。

我母亲讨厌听诸如女人在职业上没有前途这样的话。她也不愿意接受包括我父亲在内的许多人的看法，即女人应该为结婚而放弃工作。然而远东的诱惑和社会传统战胜了她的犹豫，她于1948年嫁给了我父亲。

然而那时局势已经很明朗了，他们不可能再到中国大陆去了，我父亲他们援助过的国民党势力被赶出了大陆。

1950年，我父亲被派到南太平洋群岛中的美属东萨摩亚岛工作。当太平洋北部朝鲜战场上战火正酣时，我父母在美丽、和平的热带岛屿上开始了他们的家庭生活。

从那时至今，我父母从未踏上过中国大陆本土，虽然我父亲此后有15年在中国大陆周围地区工作，为的是防止被当时美国政府认为是威胁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扩张。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就是在中国大陆周围的国家 and 地区中度过的。

中国决定了我们家的迁移，占据了我们的自觉意识，但有很长的一段时期，它对我们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如果在那时，当我父母在他们东萨摩亚家中收听朝鲜战场的消息时，有人告诉他们，他们的长女将会嫁给一个可以带她回到中国的人的话，他们是绝对不可能相信的。

他们更不可能相信，那个人会是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和老红军的长子，那个老红军当时正在训练将要奔赴朝鲜战场与美军作战的中国士兵。

所以在去年当我告诉我母亲我将与一个中国人结婚，并且与他一起回到中国时，我母亲完全呆住了。

我要嫁给一个中国人

当我告诉母亲我将与一个中国人结婚，并同他一起到中国去的时候，她像是没有听见我的话，反而讲起她如何热爱中国人。她回忆起我们家住在台湾的那些年，她说她在那时认识的一些中国妇女直到今天一直是她的好朋友，像亲姐妹一样。

我看得出来她不赞成这门亲事，但怕我责备她有种族主义倾向，所以说上述话来堵住我的嘴。我努力将话题转到我所爱的这个中国人身上，我说他对我来说比亲姐妹还要亲。

一连几个星期，我努力征求她对这件事的看法，最后，母亲急了，问我为什么要和她商量这件事。

我知道母亲并不是对他个人有意见，她很喜欢他，但她只是把他当作许多在美国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中的一个。

当他们对我父母的热情好客表示感谢，当他们对给了他们学习机会的美国表示感谢时，一切都是好的。

然而当他们其中的一个胆大妄为想娶她的女儿的时候，就是另一码事了。

“他想要什么？”我母亲问，“想利用你来取得美国居住权？”

“大概不是”，我回答说。“因为他想尽快回到中国去继续他的研究。”

在母亲看来，这后一种情况就更糟，这就意味着他将把我带到大洋彼岸，永远也见不到我了。

父亲的反应却更实际些。

“中美关系并不总是好的，”他说，“谁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政治问题就会把你们两人分开？你的美国国籍或许会影响他的前途。”

我后来知道，我的中国公公对他的儿子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如果我们家庭没有在中国及其周围地区生活的历史，如果我生命的最初15年不是生活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话，如果我后来没有学习中国历史的话，我可能就用不着考虑这些问题。

当我结束了中国历史专业的研究生学习以后，由于当时中国仍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所以我只好改行当了一名记

者。然而在1984年，突然有一个机会，我可以到北京工作一年。这意味着我必须放弃原来那份很不错的工作，并且与我当时的美国未婚夫分别一年。再三考虑以后，我毅然去了北京，因为我非常渴望见到那个影响了我童年生活的国家。但我没有想到，这一行动急剧地改变了我的生活道路。

我对父亲说，我要与一个中国大陆公民结婚这件事本身就反映出历史的变化。我提醒他不要忘记他1985年给当时在北京工作的我写的一封信。在那封信里，父亲告诉我不要浪费时间与西方人交际，而应该多交些很好的中国朋友。我与父亲开玩笑说，“我现在不是在遵循你的教导吗？”

父亲也笑了。随后他说：“你了解你母亲，她需要说服。”

是我弟弟说服了母亲。1987年底，他回家过圣诞节。

他对母亲说：“你为什么不能更勇敢一些呢？我为你惭愧。”他说：“当你年轻的时候，你是那么勇敢，你与你爱的人一起越过太平洋，你在异国养育了4个孩子。你鼓励我们去冒险。现在你的女儿想要做同样的事，但你却阻止她，使她痛苦。”

母亲被儿子的话震动了，她说她只是不能想象我将远离她在千里之外。

“当你离开你父母的时候，他们也哭了，但这并没有阻止你，”弟弟接着说，“让珍妮去吧。”

几天以后，我和我未来的丈夫来看我父母。

万宝路牵姻缘

我第一次见到后来成为我丈夫的那个中国人是在1985年

农历初一。这个世界很大，遇见个人很不容易，特别是要想发展某种关系，非要有些契机不可。在我和我丈夫关系发展中的契机却是两件不相关的事，其一是个业余算命的，其二是我父亲关于香烟在中国社会中之作用的理论。

让我从香烟谈起。

自从我1984年底到北京以后，我就不断地收到家里给我寄来的小木盒，里面都是万宝路香烟，我大惑不解。父亲决不会不知道北京是可以买到香烟的，而且他们也清楚，我强烈反对抽烟。

我写信给家里问原因。

父亲在信里说，他知道北京有香烟卖，但他也知道我绝不会买香烟，“如果你不买香烟，你就不可能给别人递烟，也就不会有人为你做事，”父亲写道。

我父亲从多年在中国和东亚其他地方工作的经验中得出，香烟是这些社会中最基本的润滑剂。“你不可能经常找到合适的形式付钱给你的中国朋友，”父亲在信中说，“但你可以很自然，又很友好地递给他一支烟，如果是比较重要的事，你可以送给他一盒。”

我回信给父亲，批评他关于中国社会的看法，他熟悉的40年代的上海和80年代的北京还能够一样吗？

退一步讲，北京抽烟的妇女很少，而我又不会抽烟，如果我主动递给一个中国男子一支烟的话，非但不显得自然，反而显得很荒唐。

但父亲仍然给我寄烟来，他觉得我太天真了。

我对逐渐堆积的香烟很头痛，不知该怎么办。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吸烟者，但奇怪的是，竟没有一个在我工作的单

位里。我认识的人也都不抽烟。即使我朋友中有吸烟人的话，我也不愿意送烟给他，这样做就如同美国人所说的那样：给他的棺材上钉钉子。

一天，一个美国妇女给我打电话，邀请我参加一个春节聚会。“有几个朋友，你会喜欢他们的，”她说。

我在地坛公园见到她和4位中国男子。那是一年中 最冷的一天，我们都快冻僵了，只好到其中一个人家里去暖和一下。那几个人都不错，而且我注意到其中有个抽烟的。我的兴趣马上来了，这或许是我的香烟的出路了，虽然我仍然认为送人香烟如同送人毒药。

过了一会儿，我们的主人说楼上有个青年女子可以看手相。我们大家就上楼找她给我们算命。在新年伊始算算命是很合适的。

我很愿意相信那天中发生的所有事情似乎都是缘分，尽管事实上并不是。但一件重要的事情是，我听到那个算命的人对抽烟的年轻人说，他是个烟鬼，而且将不久于人世了。

算命人的话使我一下子就对这个可怜的年轻人产生了同情和关注。在这之前，他并没有引起我的特别注意。他的任何一个微小的动作，向后靠椅子或甩头发，甚至他吸烟的姿势，都带有一种不可言喻的悲剧色彩，非常吸引人。

但这决不是恋爱。我那时已经与一个美国商人订婚了，而且我当时根本没有想过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可以发生这种事。

我当时只是对这个即将辞世的年轻人充满同情，我觉得应该让他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活得尽可能舒服、愉快。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待他。”我对那个年轻人的朋友们